

乐清文献丛书 第二辑

章玄应集

■〔明〕章玄应 著 ■阮伯林 校注

线装书局

章玄应集

■〔明〕章玄应 著 ■阮伯林 校注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章玄应集/ (明) 章玄应著 ; 阮伯林校注. --北京:
线装书局, 2011. 10

(乐清文献丛书)

ISBN 978-7-80106-881-1

I. ①章… II. ①章… ②阮… III. ①古典诗歌—诗
集—中国—明代 IV. ①I22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3801号

章玄应集

著 者: (明) 章玄应 著; 阮伯林 校注

责任编辑: 任梦强 程俊蓉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温州市南方立邦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本: 890×1240 1/32

开 张: 27

印 页: 4

插 数: 648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300册

定 价: 72.00元



鴈蕩山樵詩集叙

是集東粵右方伯曼亭吳公所著也公
 卒于正德初載矣比嘉靖丙辰其孫僉
 憲南岡君彙而輯之五七言古五七言
 律排律絕句洎六言聯句詞調諸體悉
 備凡若干首南岡君按部延平政暇携
 以示居敬且拜而言曰願有以述其概
 而加進琢焉將梓以傳余受而閱之篇
 章燭然若瓊瑤錯陳于前莫可扶擇又
 如觀于武庫鋒刃鏗鏘森如晃如眩目
 怵心莫可得而端倪也則作而言曰富
 貴作乎非公之厚蓄而蔚發其昌能臻

鴈蕩山樵詩集卷五

明正奉大夫廣東右布政使東甌曼亭吳公應陽德
 福建僉事淳吳朝鼎
 浙江左布政使閩游居敬
 五言律詩

峨山陳宗配號草窓
 滿地春如許幽居適性靈晴光搖曲檻寒
 綠透疎櫺靜養虛中白吟餘雨外青欲知
 無限意風月在閒庭

廣化寺僧玄紳號古儀
 廣化古禪林曹溪一派深錫從龍闕下
 詩到鴈峰吟妙契空無相希聲野有音不

《乐清文献丛书》总序

乐清建县的历史有一千六百多年，但文化的繁荣是从南宋开始。此前的大约七个世纪，由于乐清地域偏僻，远离政治中心，教育落后，未能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士群，精英文化的创造几乎是个空白，有的只是少数几个外来知识分子——谢灵运、沈佺期、孟浩然、张子容等，留下几首诗；本土人士中略有名气的就是一位半传说人物张文君和唐代白鹤寺的两个僧人。

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世族南迁，其中颇有辗转迁至温州、乐清的。两宋之交，世族南迁形成一个新高潮，而早些时候即已开始的从文化较发达的福建地区向文化相对落后的浙南地区的移民也在继续进行。加上北宋时期地方政府大兴科举教育开花结果，乐清的士群乃开始形成。南宋定都临安使温州从原先的边缘之地一变而为东南重镇，深度开发后的雁荡山又吸引了大批文人来游，留下大量诗文。这种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使乐清的文化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辉煌期。北宋时期乐清中进士者仅一人，作家仅有女诗人钱文婉；南宋时期则有进士一百五十五人，同时，出现了一批成熟的诗人、作家、学者，其中较杰出的有王十朋、钱文子、翁卷、刘黻等。元承南宋余绪，乐清文人中有诗文大家李孝光和隐逸诗人朱希晦。

明代是乐清文化的第二个辉煌期。科名仅次于半壁江山的南宋，士人入仕甚众，其间多有文章高手。章纶、朱谏、章玄应、侯一元、侯一麟、赵廷松、何白等均有较完整的诗文集留传后世。在诗文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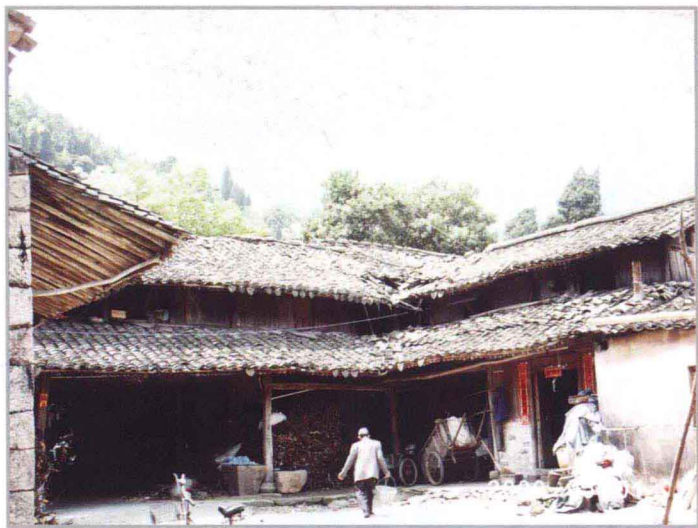


章玄应铭宋坑端砚

(铭文：楮颖陶玄，同功简编，肆尔静定，宜尔遐年。南閤章玄应识。)



乐清南閤章玄应之“方伯”牌坊 (陈尚云摄影)



南閣章氏故居



章玄应墓

《乐清文献丛书》总序

乐清建县的历史有一千六百多年，但文化的繁荣是从南宋开始。此前的大约七个世纪，由于乐清地域偏僻，远离政治中心，教育落后，未能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士群，精英文化的创造几乎是个空白，有的只是少数几个外来知识分子——谢灵运、沈佺期、孟浩然、张子容等，留下几首诗；本土人士中略有名气的就是一位半传说人物张文君和唐代白鹤寺的两个僧人。

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世族南迁，其中颇有辗转迁至温州、乐清的。两宋之交，世族南迁形成一个新高潮，而早些时候即已开始的从文化较发达的福建地区向文化相对落后的浙南地区的移民也在继续进行中。加上北宋时期地方政府大兴科举教育开花结果，乐清的士群乃开始形成。南宋定都临安使温州从原先的边缘之地一变而为东南重镇，深度开发后的雁荡山又吸引了大批文人来游，留下大量诗文。这种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使乐清的文化在南宋形成了第一个辉煌期。北宋时期乐清中进士者仅一人，作家仅有女诗人钱文婉；南宋时期则有进士一百五十五人，同时，出现了一批成熟的诗人、作家、学者，其中较杰出的有王十朋、钱文子、翁卷、刘黻等。元承南宋余绪，乐清文人有诗文大家李孝光和隐逸诗人朱希晦。

明代是乐清文化的第二个辉煌期。科名仅次于半壁江山的南宋，士人入仕甚众，其间多有文章高手。章纶、朱谏、章玄应、侯一元、侯一麟、赵廷松、何白等均有较完整的诗文集留传后世。在诗文创

作之外，朱谏是李白研究专家，何白是书画名家。为世所知的书画家还有李经敕。法学家有陈璋，火器专家有赵士桢（桢或作楨）。赵士桢在兵器研究上的成就得到了李约瑟的很高评价。明代乐清还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如南閤章氏、瑶岙朱氏、蒲岐侯氏、高岙高氏、南郭陈氏、芙蓉蔡氏等，每个家族都形成了一个诗人、作家、学者群，有的绵延好多代，可与宋代白石钱氏、石船刘氏、柳川翁氏遥相辉映。

明清之交的战乱和清初的迁海令使乐清的经济和文化遭受重创，终有清一朝，乐清的科名一直不振，但这并不说明清代的乐清缺乏读书种子。事实上，在清朝中叶以后，乐清的文风又渐见恢复，涌现了许多新的文化世家，著述之风亦盛。只是与前代比较，清代的乐清作手多属布衣文人，可谓平民写作和边缘写作，困囿于经历和眼界，气象不逮前代作家，好处是其诗文中较多地方特色，足资研究乡邦历史。清末民初，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乐清知识分子中不乏慷慨之士，文风也为之一振，其间佼佼者如黄式苏、冯地造诸子，多有关心国事之作。

中国素有重史重文献的传统。地方文献蕴涵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是地域研究的宝贵文化资源，也是全国性研究的基础资料。遗憾的是，在历史上，许多文献产生了，又因种种原因散佚了。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对建县前的乐清、甚至对建县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乐清的历史面目不很清楚。北宋乐清女诗人钱文婉的诗集、由周必大作序的《箫台诗集》早已难觅踪影，文婉之曾侄孙钱文子众多著述中也仅有一部《补汉兵志》得以完整流传，北宋乐清县令袁采编纂的第一部乐清县志在明代就已经失传，当时与朱谏齐名的明代南閤诗人章玄梅的诗集在作者身后不久就散失了，令为朱谏刊刻遗著的王叔杲感慨万分。

有鉴于地方文献的易于湮灭，历代有识之士常以保存乡邦文献为己任。例如清光绪时，我邑既有陈肆为刊刻先贤施元孚的著作而奔走，复有寒士郑一龙不顾高龄，以五年之功选辑《乐成诗录》。回

顾温州近代较大规模的几次乡邦文献整理，诸如清同光间瑞安孙衣言氏汇刻《永嘉丛书》，民国初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黄群汇编《敬乡楼丛书》，都收有乐清人的著作。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即抗战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简称“乡著会”）组织抄缮地方文献，乡先辈高谊先生参与其事，负责组织乐清片的文献征辑，抄录我邑先哲遗著多达一百多种。这些著作绝大部分从来未曾刊刻过，如果不是这次抄缮，可以想象到今天定已散佚殆尽。高谊先生为保存乐清历史文献作出的重大贡献，后人当永远铭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的重要性也逐步为世人所认识，地方文献的整理重新得到重视。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六年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收入乐清籍作家、学者的著作计有《刘黻集》、《李孝光集校注》、《何白集》、侯一麟《龙门集》、赵士楨《神器谱》等五种。此前，由民间集资整理出版的有《王十朋全集》。更早的时候，翁卷的诗集作为《永嘉四灵诗集》的一个部分，列入《两浙作家文丛》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民间人士整理刊印的乐清文献也有一些，通常是取内部资料形式，其中包括《永乐乐清县志》。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头。现珍藏于温州图书馆的乡著会乐清文献抄本绝大部分还没得到整理。有些历史上曾刊刻过的著作，由于长久没有翻刻，存世极少，甚至已成孤本。一些文献资料和单篇作品散见于各种书籍，或仅闻于民间口耳相传，亟待集腋成裘，裒辑成书。系统性的分类文献汇编也有待进行。为此，乐清市文联具文向乐清市委、市人民政府报告，建议组织力量整理出版《乐清文献丛书》，得到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二〇〇六年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后，乐清市委、市政府指定由市社科联负责《乐清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并成立了《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及办公室、编辑部。市人民政府将整理出版费用纳入市财政预算，并将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作为我市文化大市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规划，大致将用五年时间完成《乐清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文献的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可以预料，《乐清文献丛书》陆续出版以后，将为乐清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既为市内外文史研究者提供资料上的便利，又可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份丰厚的精神食粮，为促进乐清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作出贡献，同时，也可以此告慰为乐清创造过辉煌历史文化的历代先贤于地下。

《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八年十月

《乐清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一、本丛书主要选收乐清本土学者、作家的著作，地域范围以现有辖区为准；兼收非本籍作者内容与乐清有关的著作。为避免重复，已经正式出版的著作不再收入，只列为存目。少数已出版但有必要重新整理，或原来未作笺注有必要加以笺注的，酌情收入。以收一九四九年前的著作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二、丛书包括个人专集或多人合集、诗文总集、地方史志、史料汇编等若干大类。分辑出版，每辑之内可几种类别混编。此外，为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另设《乐清文献丛书·普及书系》，作为文献丛书的子系列。普及书系选编凡例另拟。

三、采用简体横排印刷，若逢用简体易致歧义时，则用繁体。

“馀”字简体一般作“余”不作“餘”，但个别特殊情况除外，如“余杭”、“余姚”之类行政区域专名，鉴于简体已多年通行“余杭”、“余姚”，按约定俗成的原则不作改变。

四、个人诗文集的编法不求一律，如果已有旧编，可保留旧编体例，而将旧编未收的作品作为缉佚编入，也可将全部作品打散另行编排。存疑的作品另列。有关作者的背景资料和评论作为附录置于全书之后。

五、如有多种版本存世，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精良的版本为底本。整理时用其他版本通校，并选择其他书籍参校。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

则正文改从他本，在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显著的版刻错误，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是非者，如“己”“巳”“已”的混同之类，不论有无版本依据，迳改而不出校记。

六、此次整理的乐清存世文献多为抄本，其中大部分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底本选择问题。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错误，诸如脱文、衍文、讹字等，若有其他文献可资参校的尽量予以校正，并在校语中加以说明；若无其他文献可资参校，整理者在有把握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正文中加以订正，并在校语中加以说明。

七、正文改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正文中加上校改符号：

（1）脱：在（）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衍：将衍字写在〈〉内。

（3）讹：在讹字后面用〔〕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另一种是除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文字仍用□代替外，其他均不在正文中加校改符号，只在校语中加以说明。本丛书一般采用这种方式。

八、原本所用异体字、俗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宋代以前的古书和人名、地名及其他特定语境中的异体字，不能改为通用字。通假字一般不改，必要时可在注释中说明。

九、作者原文避本朝名讳及家讳者，一般不改，若影响理解文义，则出校说明。明清人传刻古书避当朝名讳而改，或引用古书以及称引前代专用名而避当朝名讳者，如“宏治”作“弘治”、“章玄应”作“章元应”，若有确据均改回原字，并在首见处出校说明，尔后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划。

十、原本行文中按旧规所用的“抬头格”概予取消。

十一、文章分段排列。诗歌不分段（词片与片之间空两格），句

句接排，首行前空两格。诗一题数首者，一首一段，两首之间空行，不标各首序次。但总题下原有小标题或序号者（如“其一”“其二”），小标题或序号可予以保留。

十二、校注本的校记和注释一般不分列，校注文字一般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注码列于正文右上角。如校记和注释分列，校记码和注释码要分用不同样式的码符，当校记码和注释码并列时，校记码在注释码前。校注条目很少或因著作体例特殊的，也可采取脚注、尾注形式。

原本若有注文，属作者自注者，无论夹注或尾注，概按原貌予以保留，以小于正文的字体排印，俾与正文区别开来。作者自注文字和正文一起进行校释。属他人所注者，是否保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保留的他人注文，以“某某注”的形式列入现整理者的校注中。

十三、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注释以人物、地名、事件和有关背景材料为主，属于语义、音读方面的内容一般不注。

十四、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首次引用时按时（朝）代、撰编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尔后引用只注撰编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先秦要籍、著名史书可省略撰编者之名。

十五、全书出现的数字，除括号里表示公元年代的和和其他个别特殊情况下可用阿拉伯数字外，均用汉字，卷次、页码的写法按古书惯例，如卷二五不作卷二十五，一一九页不作一百十九页。

十六、各书均须写出前言。前言内容包括作者评介、时代背景、对作品的评价、整理工作的有关事项等。有些问题如不适宜写进前言，可另设后记说明。本凡例未及，或因选题特殊，本凡例有些条款难以适用，整理者有所变通，也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乐清文献丛书》编辑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

前言

《章玄应集》以章玄应之孙章朝凤所编的《雁荡山樵诗集》为基础，编入目前已发现的佚诗佚文及相关的资料而成。书中《雁荡山樵诗集》部分卷数划分与编排次序，一仍其旧。为了叙述方便，相关论述仍以《雁荡山樵诗集》行文。

相对于乐清众多历史人物，章玄应是位最不被人注意的人之一。尽管，他官至布政使，秩跻二品，是乐清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任职方面的大吏之一。然而，有关他的生平事迹，除了年岁稍小的温州王瓚为他写的《广东布政使曼亭章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碑铭》）和南阁《章氏宗谱》（以下简称《章谱》）转载清光绪《乐清县志》的本传有一定可资利用的内容外，竟然找不到第三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素以记事庞杂为特色的众多明代文人的笔记小说中，除了有关他曾在南京参加乡试而被指控为冒籍一事被多次提到，也找不到更多关于他的内容。更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的故里南阁村，至今还保留在《章谱》和民间口头的许多有关先辈的传说中，居然也没有一则传说与他有关。若不是至今仍然屹立在南阁村直街中的“方伯”牌楼有意无意地在告诉旅游者这里曾经产生了一位布政使章玄应，那么，章玄应在民间的知名度几乎为零。这一生平事迹隐而不显的情形，无疑是为后人对他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障碍。近些年来，乐清的学者们除了黄士华先生在《南阁双璧》一文中根据王瓚的《碑铭》和南阁《章谱》本传及历代《乐清县志》有关传略内容概括而成《直绰梗梗有父风》一节写过玄应的事迹，可以说还没有人研究

过玄应。二〇〇七年初夏，笔者承接了他的《雁荡山樵诗集》（以下简称《诗集》）的校注任务后，努力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然而，三年多时间的事实却无情地宣告了笔者的努力是徒劳的。虽然经过努力，总算把玄应为官时间中的几个节点搞清楚了，但关于他的其他方面的事迹，同样是一无所获。这，对于应该对玄应一生作总结性描述的本书《前言》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缺憾。因此，在撰写这篇前言的时候，可以说是心中无数，底气不足，只能根据他的诗文内容结合王瓚的《碑铭》和《章谱》中的本传，作一些浮光掠影般的描述。

（一）

按照一般规律，介绍一个人都是先从姓名开始，而这种姓名介绍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对被介绍对象的姓名作一番程式化的描述：某某（姓、名），字某某、号某某，某处人加上出生年月，而后即可切入正题讲述他的生平事迹了。然而，对于玄应，事情却不是这样简单，要介绍他的姓名，就得大费一番笔墨。

据《章谱》，南閤章氏以五代时闽王王审知的太傅章仔钧为始祖，章仔钧三传至章贲，任括苍提举，始定居南閤，是为南閤章氏之始迁祖。章贲数传至章希恩无子，以北閤友人吴埠号峰山之次子吴评（或作谦）为继，更吴评姓名为章开宗，是为南閤吴继章之始祖，其时值元代。开宗仕元，任德清县典史，谱称典史公，玄应即典史公六代孙之一。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玄应之孙朝凤中进士，上疏请复吴姓，得到批准，因此，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相关书籍中出现的“章玄应”之姓名均成“吴玄应”。又因近音字之讹及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以“元”代“玄”等原因，章玄应之姓名在各种典籍中出现的不同姓名有下列数种：章玄应（《章谱》和明成化十一年进士登科名录），吴玄应（明万历乐清知县胡汝宁《重修雁荡山志·艺文编》、万历《温州府志》本传、隆庆《乐清县志》本传）、

章元应（清雍正《湖广通志·职官表》、清雍正《浙江通志·明成化十一年进士名录及名臣传》、清道光《广东通志·职官表弘治十四年右布政使》、清道光《乐清县志》本传、清《陕西通志·职官表·右参政》）、章元英（清光绪《湖南通志·职官表左参议》）、吴元应（《明史·艺文志·吴元应诗集十五卷》）。在这众多的姓名之中，最正确的、或者说是被他本家南阁章氏族众认可的，则应该是“章玄应”。虽然，大约在朝凤以后不久又复姓章，但因书籍的流播及流习所染，清以后因避讳所改的“元应”之名一直未在坊间纠正过来，直至目前。

（二）

章玄应（1443—1511），字顺德，号曼亭，晚年又号雁荡山樵、时易先生，生于明正统八年（1443），浙江乐清仙溪南阁村人。玄应出生时，他的父亲章纶已于四年前中进士，任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三年，因此，玄应的出生地很有可能是在南京。景泰元年，章纶被提升为北京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玄应与母亲朱氏一道随任迁居北京。郎中是正五品官，职位虽不甚高，但它是司中的最高负责人，是个握有一司实权的职位，加上仪制司为礼部头司，地位与其他司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章家生活，应该是很舒适的。可是，到了景泰五年，因为章纶的一封奏疏，章家的生活顷刻间就跌落到地狱之中。

之前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事变”，英宗朱祁镇被俘，出于对敌策略的需要，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是为景帝，次年改元景泰。为了使皇帝地位能传之后代，景帝在即位后第二年即废掉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身份，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谁知朱见济不争气，被立太子仅一年多时间就去世了。景帝仅此一子，太子之位因此空着。大约是自觉年纪尚轻的原因吧，景帝一直不肯恢复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身份，这事成了当时朝中许多大臣私下议